

清晨，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。上海警备区干事丁绍学和报道员何荣昇早早等候在门口，去南京路，是昨晚的一个约定。

我匆忙整理好自己，走出招待所大门的瞬间，才发现霏霏细雨已将上海整个城市笼罩。伴着冬日的北风，气温一下子降到冰点，迎面一股冷风猛地袭来，狠狠给了我一个趔趄。我裹紧大衣，不禁对这次活动产生了质疑，心想：即便学雷锋志愿者们风雨无阻，可他们服务的对象，也不见得冒雨光临。

大街上静悄悄的。没有一丝喧哗，这个不断创造奇迹的大都会，这个令世界惊叹羡慕的东方明珠，竟然是如此静逸的氛围。有一辆干净的公交车从身边轻轻驶过，有一队执勤巡警大步向前的节奏铿锵有力，有一位晨练的老人从容不迫地打着太极拳，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轻轻闪烁，马路上的行人和车辆秩序井然。

春节前后，是一段农闲的日子。常熟辛庄那边有两座小村子，宅南，农田广袤无垠，宅基北面则是一片宽阔连绵的河水，一东一西被一大片农田隔着，典型的江南农村风貌。两座小村子有简单的称呼，东面的，叫东望头；西边的，叫西望头，意思望得见屋头，叫不应人。外公外婆住西望头，阿姨嫁到东望头，未满30岁患癌症过世，留下秉忠和苦小妹一双儿女，跟着姨父过日子。

小时候每逢过年，父母早早地把我送到乡下外公外婆家。除夕前，我和秉忠踏过田塍，或沿着河岸在两个村子里来回奔玩，看大人写春联，看几位壮汉杀猪宰羊，看公鸡在树底下争斗。有时我会上船看两舅舅闹泥，那是一份力气活。年轻的大舅小舅一个摇撻，一个夹挑起一兜一兜的黑色河泥放入大瓮。我立在小舱中，捞出扑腾的小鱼虾，放进木桶里……舅舅他俩一勺一勺将河泥拨甩到泥塘里，我拎着木桶往外外公外婆家去。一桶小鱼小虾，比起一捧糖果或者糕点，更让城市里来的我快乐。除夕后，年味淡了起来。夕阳里，四周农家炊烟袅袅升起，都关了门等吃饭。那时农村缺电，到了晚上，老少少聚在灶间聊天打发时间。

外公外婆舅舅和秉忠一家人聚拢在灶间嗑瓜子喝茶，你一言，他一句，纵使随意，也是融入，亲情的滋味不需品咂，留在心头呢。灶台上的油灯映出了高高矮矮凳子上的人影，门一开，油灯火一闪，参差的人影在墙上晃晃闪闪，半明半暗中好大一幅剪影。我双脚搁在铜脚炉上，杯子中的茶叶经水相溶，即刻清纯，两位舅舅，喝水的声音总是响亮，我轻轻地抿，水略带一丝甘甜，那种幸福感一辈子难以忘怀。

大家闲谈间，外公会站起，唇间衔着香烟走到灶膛口，扎一把稻草，塞进灶膛里，再塞几枝枯树之类的硬柴。我跟着扎把稻草，尽管形状别扭，塞进灶膛，照样映出一片红色火焰，看它燃烧，看它熄灭，炭化后的焦香气味，我喜欢闻。

我还记得灶台上有一个筒孔，里面的水一直是烫的。冬天，杯里的水喝光了，想续杯，就用铜勺伸下去舀。水喝多了，要出去方便。我站在空场上，仰望空间，满是星星闪烁，天幕清澈澄净。遥远的天际，忽然有一颗流星悄无声息地在滑落，童话般的星空，使我心境充满幻想。

再回灶间，苦小妹已趴在她父亲肩膀上睡着。姨父站起，整整外套，苦起苦小妹说：“困了，回屋哉。”秉忠就跟着，消失在夜色中。

又过几天，早上出门的农民，包括我两个舅舅，肩扛农具准备农耕。先前，舅舅他们围捞上来的河泥，现在要从泥塘里挖出，铺散到田地去做肥料，新一轮春耕开始了。而我身上带着一股稻草的焦香气味，回了上海。

他们温暖了上海的冬天

吕高排

又是周日，整个上海仍旧沉浸在慵懒的舒适中，在雨幕中还没有睁开睡眠惺忪的眼睛。

我很快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：步行街上，已经排起长龙一样的队伍，借着朦朦胧胧的晨光，全国劳动模范陶依嘉的为民服务小车已经被阿伯阿姨包围，武警官兵已经修好了6件小家电，上海眼科医院的大夫们正在治疗第3位眼疾患者，雷锋连长虞仁昌工作室的爱心妈妈正织着大红围巾“红哈达”，好八连的官兵来得最早，11位老人已经理完头发……显然看出了我的惊讶，学雷锋

锋志愿者王树源说，这是志愿者和所有上海人的一个约定，就是风再大雨再猛，也不会改变！

家住北京西路的赵阿婆告诉我，她是好八连战士赵占峰的常客，每次为民服务日，她都会起早前来排队。我好奇地站在她身边，问她是不是家里生活很艰难。她伸出五个指头，又摇了摇头：“我的退休金每月5000元，我来这里就为了体验无私为民的雷锋精神。我还带来了我的小孩子，让他从小知道，上海南京路，是这样一条充满人情味的地方。”不远处的雨伞下，一个小童的眼睛充满无邪。

雨依旧下个不停，路灯打在雨面上，泛起灿灿的波光，像镀了一层金。我徘徊在一个接一个服务摊位前，我穿行在一位又一位群众之间，身上暖融融的，似乎觉得这本不是冬天，而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春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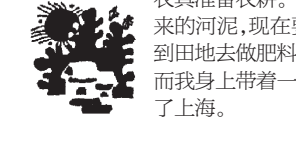
我久久地驻足在繁华的南京路上，终于明白，是他们，温暖了上海的整个冬天。

他们温暖了上海的冬天

吕高排

又是周日，整个上海仍旧沉浸在慵懒的舒适中，在雨幕中还没有睁开睡眠惺忪的眼睛。

我很快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：步行街上，已经排起长龙一样的队伍，借着朦朦胧胧的晨光，全国劳动模范陶依嘉的为民服务小车已经被阿伯阿姨包围，武警官兵已经修好了6件小家电，上海眼科医院的大夫们正在治疗第3位眼疾患者，雷锋连长虞仁昌工作室的爱心妈妈正织着大红围巾“红哈达”，好八连的官兵来得最早，11位老人已经理完头发……显然看出了我的惊讶，学雷锋



灶间有记忆

裴伟明

他们温暖了上海的冬天

吕高排

又是周日，整个上海仍旧沉浸在慵懒的舒适中，在雨幕中还没有睁开睡眠惺忪的眼睛。

我很快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：步行街上，已经排起长龙一样的队伍，借着朦朦胧胧的晨光，全国劳动模范陶依嘉的为民服务小车已经被阿伯阿姨包围，武警官兵已经修好了6件小家电，上海眼科医院的大夫们正在治疗第3位眼疾患者，雷锋连长虞仁昌工作室的爱心妈妈正织着大红围巾“红哈达”，好八连的官兵来得最早，11位老人已经理完头发……显然看出了我的惊讶，学雷锋

锋志愿者王树源说，这是志愿者和所有上海人的一个约定，就是风再大雨再猛，也不会改变！

家住北京西路的赵阿婆告诉我，她是好八连战士赵占峰的常客，每次为民服务日，她都会起早前来排队。我好奇地站在她身边，问她是不是家里生活很艰难。她伸出五个指头，又摇了摇头：“我的退休金每月5000元，我来这里就为了体验无私为民的雷锋精神。我还带来了我的小孩子，让他从小知道，上海南京路，是这样一条充满人情味的地方。”不远处的雨伞下，一个小童的眼睛充满无邪。

雨依旧下个不停，路灯打在雨面上，泛起灿灿的波光，像镀了一层金。我徘徊在一个接一个服务摊位前，我穿行在一位又一位群众之间，身上暖融融的，似乎觉得这本不是冬天，而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春天。

我久久地驻足在繁华的南京路上，终于明白，是他们，温暖了上海的整个冬天。

他们温暖了上海的冬天

吕高排

又是周日，整个上海仍旧沉浸在慵懒的舒适中，在雨幕中还没有睁开睡眠惺忪的眼睛。

我很快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：步行街上，已经排起长龙一样的队伍，借着朦朦胧胧的晨光，全国劳动模范陶依嘉的为民服务小车已经被阿伯阿姨包围，武警官兵已经修好了6件小家电，上海眼科医院的大夫们正在治疗第3位眼疾患者，雷锋连长虞仁昌工作室的爱心妈妈正织着大红围巾“红哈达”，好八连的官兵来得最早，11位老人已经理完头发……显然看出了我的惊讶，学雷锋

锋志愿者王树源说，这是志愿者和所有上海人的一个约定，就是风再大雨再猛，也不会改变！

家住北京西路的赵阿婆告诉我，她是好八连战士赵占峰的常客，每次为民服务日，她都会起早前来排队。我好奇地站在她身边，问她是不是家里生活很艰难。她伸出五个指头，又摇了摇头：“我的退休金每月5000元，我来这里就为了体验无私为民的雷锋精神。我还带来了我的小孩子，让他从小知道，上海南京路，是这样一条充满人情味的地方。”不远处的雨伞下，一个小童的眼睛充满无邪。

雨依旧下个不停，路灯打在雨面上，泛起灿灿的波光，像镀了一层金。我徘徊在一个接一个服务摊位前，我穿行在一位又一位群众之间，身上暖融融的，似乎觉得这本不是冬天，而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春天。

我久久地驻足在繁华的南京路上，终于明白，是他们，温暖了上海的整个冬天。

他们温暖了上海的冬天

吕高排

又是周日，整个上海仍旧沉浸在慵懒的舒适中，在雨幕中还没有睁开睡眠惺忪的眼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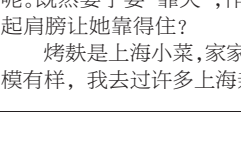
我很快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：步行街上，已经排起长龙一样的队伍，借着朦朦胧胧的晨光，全国劳动模范陶依嘉的为民服务小车已经被阿伯阿姨包围，武警官兵已经修好了6件小家电，上海眼科医院的大夫们正在治疗第3位眼疾患者，雷锋连长虞仁昌工作室的爱心妈妈正织着大红围巾“红哈达”，好八连的官兵来得最早，11位老人已经理完头发……显然看出了我的惊讶，学雷锋

锋志愿者王树源说，这是志愿者和所有上海人的一个约定，就是风再大雨再猛，也不会改变！

家住北京西路的赵阿婆告诉我，她是好八连战士赵占峰的常客，每次为民服务日，她都会起早前来排队。我好奇地站在她身边，问她是不是家里生活很艰难。她伸出五个指头，又摇了摇头：“我的退休金每月5000元，我来这里就为了体验无私为民的雷锋精神。我还带来了我的小孩子，让他从小知道，上海南京路，是这样一条充满人情味的地方。”不远处的雨伞下，一个小童的眼睛充满无邪。

雨依旧下个不停，路灯打在雨面上，泛起灿灿的波光，像镀了一层金。我徘徊在一个接一个服务摊位前，我穿行在一位又一位群众之间，身上暖融融的，似乎觉得这本不是冬天，而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春天。

我久久地驻足在繁华的南京路上，终于明白，是他们，温暖了上海的整个冬天。



灶间有记忆

裴伟明

他们温暖了上海的冬天

吕高排

又是周日，整个上海仍旧沉浸在慵懒的舒适中，在雨幕中还没有睁开睡眠惺忪的眼睛。

我很快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：步行街上，已经排起长龙一样的队伍，借着朦朦胧胧的晨光，全国劳动模范陶依嘉的为民服务小车已经被阿伯阿姨包围，武警官兵已经修好了6件小家电，上海眼科医院的大夫们正在治疗第3位眼疾患者，雷锋连长虞仁昌工作室的爱心妈妈正织着大红围巾“红哈达”，好八连的官兵来得最早，11位老人已经理完头发……显然看出了我的惊讶，学雷锋

锋志愿者王树源说，这是志愿者和所有上海人的一个约定，就是风再大雨再猛，也不会改变！

家住北京西路的赵阿婆告诉我，她是好八连战士赵占峰的常客，每次为民服务日，她都会起早前来排队。我好奇地站在她身边，问她是不是家里生活很艰难。她伸出五个指头，又摇了摇头：“我的退休金每月5000元，我来这里就为了体验无私为民的雷锋精神。我还带来了我的小孩子，让他从小知道，上海南京路，是这样一条充满人情味的地方。”不远处的雨伞下，一个小童的眼睛充满无邪。

雨依旧下个不停，路灯打在雨面上，泛起灿灿的波光，像镀了一层金。我徘徊在一个接一个服务摊位前，我穿行在一位又一位群众之间，身上暖融融的，似乎觉得这本不是冬天，而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春天。

我久久地驻足在繁华的南京路上，终于明白，是他们，温暖了上海的整个冬天。

他们温暖了上海的冬天

吕高排

又是周日，整个上海仍旧沉浸在慵懒的舒适中，在雨幕中还没有睁开睡眠惺忪的眼睛。

我很快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：步行街上，已经排起长龙一样的队伍，借着朦朦胧胧的晨光，全国劳动模范陶依嘉的为民服务小车已经被阿伯阿姨包围，武警官兵已经修好了6件小家电，上海眼科医院的大夫们正在治疗第3位眼疾患者，雷锋连长虞仁昌工作室的爱心妈妈正织着大红围巾“红哈达”，好八连的官兵来得最早，11位老人已经理完头发……显然看出了我的惊讶，学雷锋

锋志愿者王树源说，这是志愿者和所有上海人的一个约定，就是风再大雨再猛，也不会改变！

家住北京西路的赵阿婆告诉我，她是好八连战士赵占峰的常客，每次为民服务日，她都会起早前来排队。我好奇地站在她身边，问她是不是家里生活很艰难。她伸出五个指头，又摇了摇头：“我的退休金每月5000元，我来这里就为了体验无私为民的雷锋精神。我还带来了我的小孩子，让他从小知道，上海南京路，是这样一条充满人情味的地方。”不远处的雨伞下，一个小童的眼睛充满无邪。

雨依旧下个不停，路灯打在雨面上，泛起灿灿的波光，像镀了一层金。我徘徊在一个接一个服务摊位前，我穿行在一位又一位群众之间，身上暖融融的，似乎觉得这本不是冬天，而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春天。

我久久地驻足在繁华的南京路上，终于明白，是他们，温暖了上海的整个冬天。

他们温暖了上海的冬天

吕高排

又是周日，整个上海仍旧沉浸在慵懒的舒适中，在雨幕中还没有睁开睡眠惺忪的眼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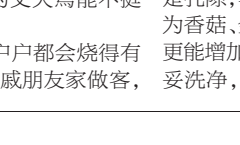
我很快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：步行街上，已经排起长龙一样的队伍，借着朦朦胧胧的晨光，全国劳动模范陶依嘉的为民服务小车已经被阿伯阿姨包围，武警官兵已经修好了6件小家电，上海眼科医院的大夫们正在治疗第3位眼疾患者，雷锋连长虞仁昌工作室的爱心妈妈正织着大红围巾“红哈达”，好八连的官兵来得最早，11位老人已经理完头发……显然看出了我的惊讶，学雷锋

锋志愿者王树源说，这是志愿者和所有上海人的一个约定，就是风再大雨再猛，也不会改变！

家住北京西路的赵阿婆告诉我，她是好八连战士赵占峰的常客，每次为民服务日，她都会起早前来排队。我好奇地站在她身边，问她是不是家里生活很艰难。她伸出五个指头，又摇了摇头：“我的退休金每月5000元，我来这里就为了体验无私为民的雷锋精神。我还带来了我的小孩子，让他从小知道，上海南京路，是这样一条充满人情味的地方。”不远处的雨伞下，一个小童的眼睛充满无邪。

雨依旧下个不停，路灯打在雨面上，泛起灿灿的波光，像镀了一层金。我徘徊在一个接一个服务摊位前，我穿行在一位又一位群众之间，身上暖融融的，似乎觉得这本不是冬天，而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春天。

我久久地驻足在繁华的南京路上，终于明白，是他们，温暖了上海的整个冬天。



灶间有记忆

裴伟明

他们温暖了上海的冬天

吕高排

又是周日，整个上海仍旧沉浸在慵懒的舒适中，在雨幕中还没有睁开睡眠惺忪的眼睛。

我很快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：步行街上，已经排起长龙一样的队伍，借着朦朦胧胧的晨光，全国劳动模范陶依嘉的为民服务小车已经被阿伯阿姨包围，武警官兵已经修好了6件小家电，上海眼科医院的大夫们正在治疗第3位眼疾患者，雷锋连长虞仁昌工作室的爱心妈妈正织着大红围巾“红哈达”，好八连的官兵来得最早，11位老人已经理完头发……显然看出了我的惊讶，学雷锋

锋志愿者王树源说，这是志愿者和所有上海人的一个约定，就是风再大雨再猛，也不会改变！

家住北京西路的赵阿婆告诉我，她是好八连战士赵占峰的常客，每次为民服务日，她都会起早前来排队。我好奇地站在她身边，问她是不是家里生活很艰难。她伸出五个指头，又摇了摇头：“我的退休金每月5000元，我来这里就为了体验无私为民的雷锋精神。我还带来了我的小孩子，让他从小知道，上海南京路，是这样一条充满人情味的地方。”不远处的雨伞下，一个小童的眼睛充满无邪。

雨依旧下个不停，路灯打在雨面上，泛起灿灿的波光，像镀了一层金。我徘徊在一个接一个服务摊位前，我穿行在一位又一位群众之间，身上暖融融的，似乎觉得这本不是冬天，而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春天。

我久久地驻足在繁华的南京路上，终于明白，是他们，温暖了上海的整个冬天。

他们温暖了上海的冬天

吕高排

又是周日，整个上海仍旧沉浸在慵懒的舒适中，在雨幕中还没有睁开睡眠惺忪的眼睛。

我很快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：步行街上，已经排起长龙一样的队伍，借着朦朦胧胧的晨光，全国劳动模范陶依嘉的为民服务小车已经被阿伯阿姨包围，武警官兵已经修好了6件小家电，上海眼科医院的大夫们正在治疗第3位眼疾患者，雷锋连长虞仁昌工作室的爱心妈妈正织着大红围巾“红哈达”，好八连的官兵来得最早，11位老人已经理完头发……显然看出了我的惊讶，学雷锋

锋志愿者王树源说，这是志愿者和所有上海人的一个约定，就是风再大雨再猛，也不会改变！

家住北京西路的赵阿婆告诉我，她是好八连战士赵占峰的常客，每次为民服务日，她都会起早前来排队。我好奇地站在她身边，问她是不是家里生活很艰难。她伸出五个指头，又摇了摇头：“我的退休金每月5000元，我来这里就为了体验无私为民的雷锋精神。我还带来了我的小孩子，让他从小知道，上海南京路，是这样一条充满人情味的地方。”不远处的雨伞下，一个小童的眼睛充满无邪。

雨依旧下个不停，路灯打在雨面上，泛起灿灿的波光，像镀了一层金。我徘徊在一个接一个服务摊位前，我穿行在一位又一位群众之间，身上暖融融的，似乎觉得这本不是冬天，而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春天。

我久久地驻足在繁华的南京路上，终于明白，是他们，温暖了上海的整个冬天。

他们温暖了上海的冬天

吕高排

又是周日，整个上海仍旧沉浸在慵懒的舒适中，在雨幕中还没有睁开睡眠惺忪的眼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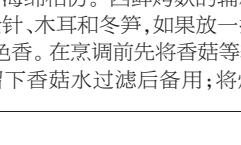
我很快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：步行街上，已经排起长龙一样的队伍，借着朦朦胧胧的晨光，全国劳动模范陶依嘉的为民服务小车已经被阿伯阿姨包围，武警官兵已经修好了6件小家电，上海眼科医院的大夫们正在治疗第3位眼疾患者，雷锋连长虞仁昌工作室的爱心妈妈正织着大红围巾“红哈达”，好八连的官兵来得最早，11位老人已经理完头发……显然看出了我的惊讶，学雷锋

锋志愿者王树源说，这是志愿者和所有上海人的一个约定，就是风再大雨再猛，也不会改变！

家住北京西路的赵阿婆告诉我，她是好八连战士赵占峰的常客，每次为民服务日，她都会起早前来排队。我好奇地站在她身边，问她是不是家里生活很艰难。她伸出五个指头，又摇了摇头：“我的退休金每月5000元，我来这里就为了体验无私为民的雷锋精神。我还带来了我的小孩子，让他从小知道，上海南京路，是这样一条充满人情味的地方。”不远处的雨伞下，一个小童的眼睛充满无邪。

雨依旧下个不停，路灯打在雨面上，泛起灿灿的波光，像镀了一层金。我徘徊在一个接一个服务摊位前，我穿行在一位又一位群众之间，身上暖融融的，似乎觉得这本不是冬天，而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春天。

我久久地驻足在繁华的南京路上，终于明白，是他们，温暖了上海的整个冬天。



灶间有记忆

裴伟明

他们温暖了上海的冬天

吕高排

又是周日，整个上海仍旧沉浸在慵懒的舒适中，在雨幕中还没有睁开睡眠惺忪的眼睛。

我很快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：步行街上，已经排起长龙一样的队伍，借着朦朦胧胧的晨光，全国劳动模范陶依嘉的为民服务小车已经被阿伯阿姨包围，武警官兵已经修好了6件小家电，上海眼科医院的大夫们正在治疗第3位眼疾患者，雷锋连长虞仁昌工作室的爱心妈妈正织着大红围巾“红哈达”，好八连的官兵来得最早，11位老人已经理完头发……显然看出了我的惊讶，学雷锋

锋志愿者王树源说，这是志愿者和所有上海人的一个约定，就是风再大雨再猛，也不会改变！

家住北京西路的赵阿婆告诉我，她是好八连战士赵占峰的常客，每次为民服务日，她都会起早前来排队。我好奇地站在她身边，问她是不是家里生活很艰难。她伸出五个指头，又摇了摇头：“我的退休金每月5000元，我来这里就为了体验无私为民的雷锋精神。我还带来了我的小孩子，让他从小知道，上海南京路，是这样一条充满人情味的地方。”不远处的雨伞下，一个小童的眼睛充满无邪。

雨依旧下个不停，路灯打在雨面上，泛起灿灿的波光，像镀了一层金。我徘徊在一个接一个服务摊位前，我穿行在一位又一位群众之间，身上暖融融的，似乎觉得这本不是冬天，而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春天。

我久久地驻足在繁华的南京路上，终于明白，是他们，温暖了上海的整个冬天。

他们温暖了上海的冬天

吕高排

又是周日，整个上海仍旧沉浸在慵懒的舒适中，在雨幕中还没有睁开睡眠惺忪的眼睛。

我很快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：步行街上，已经排起长龙一样的队伍，借着朦朦胧胧的晨光，全国劳动模范陶依嘉的为民服务小车已经被阿伯阿姨包围，武警官兵已经修好了6件小家电，上海眼科医院的大夫们正在治疗第3位眼疾患者，雷锋连长虞仁昌工作室的爱心妈妈正织着大红围巾“红哈达”，好八连的官兵来得最早，11位老人已经理完头发……显然看出了我的惊讶，学雷锋

锋志愿者王树源说，这是志愿者和所有上海人的一个约定，就是风再大雨再猛，也不会改变！

家住北京西路的赵阿婆告诉我，她是好八连战士赵占峰的常客，每次为民服务日，她都会起早前来排队。我好奇地站在她身边，问她是不是家里生活很艰难。她伸出五个指头，又摇了摇头：“我的退休金每月5000元，我来这里就为了体验无私为民的雷锋精神。我还带来了我的小孩子，让他从小知道，上海南京路，是这样一条充满人情味的地方。”不远处的雨伞下，一个小童的眼睛充满无邪。

雨依旧下个不停，路灯打在雨面上，泛起灿灿的波光，像镀了一层金。我徘徊在一个接一个服务摊位前，我穿行在一位又一位群众之间，身上暖融融的，似乎觉得这本不是冬天，而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春天。

我久久地驻足在繁华的南京路上，终于明白，是他们，温暖了上海的整个冬天。

他们温暖了上海的冬天

吕高排

又是周日，整个上海仍旧沉浸在慵懒的舒适中，在雨幕中还没有睁开睡眠惺忪的眼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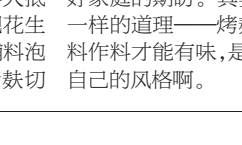
我很快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：步行街上，已经排起长龙一样的队伍，借着朦朦胧胧的晨光，全国劳动模范陶依嘉的为民服务小车已经被阿伯阿姨包围，武警官兵已经修好了6件小家电，上海眼科医院的大夫们正在治疗第3位眼疾患者，雷锋连长虞仁昌工作室的爱心妈妈正织着大红围巾“红哈达”，好八连的官兵来得最早，11位老人已经理完头发……显然看出了我的惊讶，学雷锋

锋志愿者王树源说，这是志愿者和所有上海人的一个约定，就是风再大雨再猛，也不会改变！

家住北京西路的赵阿婆告诉我，她是好八连战士赵占峰的常客，每次为民服务日，她都会起早前来排队。我好奇地站在她身边，问她是不是家里生活很艰难。她伸出五个指头，又摇了摇头：“我的退休金每月5000元，我来这里就为了体验无私为民的雷锋精神。我还带来了我的小孩子，让他从小知道，上海南京路，是这样一条充满人情味的地方。”不远处的雨伞下，一个小童的眼睛充满无邪。

雨依旧下个不停，路灯打在雨面上，泛起灿灿的波光，像镀了一层金。我徘徊在一个接一个服务摊位前，我穿行在一位又一位群众之间，身上暖融融的，似乎觉得这本不是冬天，而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春天。

我久久地驻足在繁华的南京路上，终于明白，是他们，温暖了上海的整个冬天。



灶间有记忆

裴伟明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改为上海旅游书店，我的一些旅游书就是那里买的。春节元宵前，商场还有生圆子供应，宁波汤团店黑洋酥圆子每斤60个1元6角，“桂花厅”麻仁元宵每斤40个也是1元6角。

上世纪90年代后，豫园商场几经改建，原先一些特色店已不复存在，有的店挪了位置，比如宁波汤团店现址是以前“桂花厅”的位置，“满园春”变成了现在的“松运楼”。再往前，还有连我辈也印象不深的早已消失的老店，比如顺顺兴、老桐椿圆子店。不知有关部门在改建前是否一一拍照录像存档？城隍庙的记忆，是上海城市记忆的重要构成，应该尽可能保持其连续性和完整性。

猴的许多异名是在人类与猴的长期相处过程中形成的，明余庭壁撰写的《事物异名录》中汇集的猴的异名，包括古代文人创造的和民间俚语中的，大约有20种。

唐释慧琳撰写的《一切经音义》中说：“猴者猿猴，俗曰胡孙。”民间则称猴为猢猻。其实，猢猻泛指哺乳动物中的灵长类，有些词典中将猢猻按照京津口语编排为“猕猴”。而按照班固《白虎通》的说法，猴即是候，是一种善于等候机会的动物，而猴亦常爱拭面，如同沐浴，故猴又称为沐猴。十二生肖中，以申为猴，“申日人君”也是猴的异名。

在文人的笔下，按照猴的习性，也创造了不少异名。《庄子》中将猢猻称为狙，将喜爱养猢猻的人称为狙公。唐杜甫《乾元中寓同谷县作歌》诗有“岁拾橡栗随狙公”之句，明唐伯虎《桃花庵与祝允明黄云沈周同赋》诗中有“狙公果献红”之句，均描写了养猴人的活动。唐柳宗元《憎王孙文》中说：“王孙据异山，德异性，不能相容。”这里的王孙也是指猴子。宋陶穀《清异录·兽》中说：“郭休隐居太山，畜一胡孙，谨恪不逾规矩，呼曰尾君子。”“尾君子”是对训练有素、比较守规矩的猴的一个雅称。宋邵博《闻见后录》中说：“今世猴为马留，与其人形似耳。”马留也是猴的一个别名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·兽四·猕猴》中也将猢猻称为马留，据说将猢猻饲养在马厩中，可以辟马病。

猴子得宠，身价不同，称号也高贵了。《幕府燕闲录》中说，唐昭宗外出，随驾的伎艺人中有养猴的，那猴被他训练得很听话，能随班起居，深得唐昭宗的喜爱，昭宗赐猴以红色的官服，号孙供奉。

成小方块，浸泡压挤数遍，投锅里煮上一煮，清水洗净后挤干孔隙里的水分；起油锅爆炒猢猻，爆透后捞起，将一众辅料入锅爆炒，加上浸泡香菇的水、生抽和白糖，煮上几分钟，将爆炒过的猢猻投入，猢猻遂饱吮辅料和作料诸味，成就了自己的味道。起锅时放适量的味精，一款四鲜猢猻就大功告成啦。

四鲜猢猻可作冷盆，也可作热炒，是寻常上海人家两道不可或缺的年菜之一。这是道素年菜，还有一道荤年菜就是红烧水笋走油肉。我许多上海亲戚说，如果过年吃不上这两道年菜，这个年等于没过，可见这两道年菜对上海人的重要啦。上海人把猢猻谐音为“靠夫”尽显上海女子的心灵手巧和对美好家庭的期盼。其实就这道菜本身而言，也一样的道理——猢猻本色无味，要靠众多辅料作料才能有味，是它善于博采众长成就了自己的风格啊。

能烹此味可“靠夫”

吴翼民

较上海要逊上一筹，而且都打的“上海猢猻”旗号，倘若没有新鲜猢猻，烘干的泡软后一样可用。如果说上海的豆制品、油面筋之类质量不尽如人意，那么唯独猢猻是出类拔萃的，是上海人太爱猢猻的缘故，令生产商不敢有所懈怠，那猢猻啊，松柔得体，密匝匝皆是孔隙，与海绵相仿。四鲜猢猻的辅料大抵为香菇、金针、木耳和冬笋，如果放一把花生更能增加色香。在烹调前先将香菇等辅料泡妥洗净，留下香菇水过滤后备用；将猢猻切

差

差

差

差

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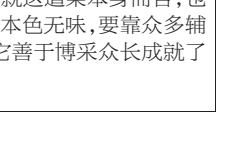
差

差

差

差

差



灶间有记忆

裴伟明